



ULSZ3084 Project 2

贺淑芳《蜕》的族群政治书写

The Ethnic Political Writings in Ho Sok Fong's *Tui*

KU ZHAN XUE

许展学

19ALB0635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24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关键词.....	iii
致谢.....	iv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2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4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8
第四节、研究范围.....	9
第五节、研究方法.....	10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13
第二章：族群书写.....	14
第一节：《蜕》的族群记忆书写.....	16
第二节：以《蜕》观 513 前后的族群生活状态.....	19
第三节：小节.....	22
第三章：政治书写.....	23
第一节：从《蜕》观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	24

第二节：《蜕》中种族政治的影响.....	27
第三节：小节.....	30
第四章：结语.....	32
书目.....	34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许展学 KU ZHAN XUE

学号：19ALB06356

日期：2024 年 4 月 18 日

论文题目：贺淑芳《蜕》的族群政治书写

学生姓名：许展学

指导老师：李树枝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贺淑芳著的《蜕》以 1969 年 5 月 13 日马来西亚爆发的种族冲突为背景，讲述了一段跨越三代人的故事，贺淑芳通过这三代人向读者展示了 513 事件如何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事物，也让读者看到那些受伤的人们，是如何受困在这起历史惨剧中。本论文主要讨论方向为贺淑芳在《蜕》中的族群书写及政治书写。

在对贺淑芳的族群书写研究中，本文首先阐明了“族群”一词在历史上的多重定义和曾出现过的争议，随后确立了“族群”在本论文中的定义即共同的祖先，历史记忆，及文化习俗。笔者也进一步讨论了族群中的集体记忆，说明了重大公共事件对集体的作用以及集体记忆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笔者分析了《蜕》中出现的近 48 段的回忆，并讲述了 513 事件如何烙印在三代人的记忆里，而这些记忆的构建又受到了什么阻碍，并且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接着，本论文对文本中 513 事件前后的族群生活状态进行观察，并认为 513 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它对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造成了从身心到生活的影响，且一直持续到他们的后代。

政治书写方面，本论文首先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和背景进行了简单的论述，接着叙述了马来西亚种族政治如今的现象和争议，如少数族群在历史上对国的贡献被淡化，政府实行各种的单一种族政策。笔者首先列出来隐藏在《蜕》中的种族政策如：马来人特权、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等。接着对这些政策在文本中体现的影响进行列举如：执法人员的不公，人口的流失，失去言论自由等。笔者也对这些政策的正当性和效用提出了一些看法，且认为这些政策的效用似乎不如预期，以及所带来的弊端好似掩盖了其原本应有的作用。

根据上述研究，本论文认为贺淑芳相当成功的用虚构的文本填补这段空白的历史，其中更多的内容值得被继续研究。同时也意识到，马来西亚的社会和谐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政府实行的政策中也有需要加强的部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伤痕未必能痊愈，唯有不让它继续流血。

## 关键词

贺淑芳《蜕》；族群书写；族群记忆；政治书写；种族政治

## 致谢

感谢我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填补过去的我。

感谢我生命中不见的每一个人，留白未来的我。

感谢出生与死亡，让快乐盛放，把痛苦凋零。

## 第一章：绪论

《蜕》是马华作家贺淑芳（1970-）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sup>1</sup>其内容围绕马来西亚历史上最恶劣的种族冲突事件“513 事件”为背景展开叙事。513 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 54 年，但是事件发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似乎成为了一种“禁忌”，人们不愿意去触碰或谈论相关话题，同时政府也出台相关法令限制了人民的公开讨论，致使事件只剩下了一种声音。直到近期，与 513 事件相关的讨论才逐渐出现。《蜕》的出现唤起的是那一代人的过往，把这一代人带回过去，重新认识这半世纪前的历史事件。正如贺淑芳在文中写道“一座城市里，只要七八年，新生命就出来，一代人的记忆就模糊”<sup>2</sup>，所幸的是，事到如今，还有人记得。作者以种种碎片化的故事，在三代人中循环往复地游走，以不同人物的视角来描绘他们记忆中的 513 事件，读者将会从这些零散的记忆里去挖掘人物如何被 513 直接或间接地波及，513 的余波对他们又造成什么影响，通过这般种种揭露华族所面临的困境。不难看出，513 事件作为一个重大又令人遗憾的社会事件，留下了许多讨论的空间，《蜕》恰恰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事件得以被延展讨论，本论文得益于此，才有机对文本中的 513 事件展开论述，本文将针对《蜕》文本中的族群政治书写为主要研究方向，并作出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从而本文得出下列两个研究成果，第一，贺淑芳在族群书写方面通过多重的视角与多线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了华裔族群在 513 事件中以及 513 事件后如何遭受重创，导致整个华裔社会陷入一片低迷的情绪之中，对族群记忆的建构也备受阻碍。第二，贺淑芳的政治书写在文本中并没有被太多地显化，作者通过对文本中人物的

---

<sup>1</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黑风洞：大将出版社，2023），页 2。

<sup>2</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37。

遭遇和社会环境的建构，让读者意识到文中的角色正在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笔者认为，贺淑芳在这两方面的书写都是出色的，看似杂乱无章的故事情节实际上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屡屡挂钩，形成了一种独特又强烈的，只有马来西亚华人才能深深感受到的共鸣。

## 第一节、课题背景简介

贺淑芳生于1970年11月26日，马来西亚吉打州双溪里茂人，拥有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物理应用系学士学位，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所硕士学位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博士学位。她曾任职工程师、《南洋商报》专题作者、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台北国立大学助理教授，生涯获得荣誉有第二十五届时报文学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首奖、第三十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九歌年度小说选小说奖。<sup>3</sup>目前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2012）《湖面如镜》（2014）与长篇小说《蜕》（2023）。贺的写作始于中学时期，以“然然”为笔名在各平台，如《椰子屋》《清梳小站》《星洲日报》《马来亚通报》上发表文章，而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是他在2002年发布的一则短篇——〈别再提起〉，通过荒诞的故事情节，来展露血淋淋的社会现实问题，其中就有蕴含着马来西亚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点与《蜕》中所展现出的情节不谋而合，不同的是，脱离了短篇的限制后贺淑芳在这方面的书写取得了更多的进展。黄锦树将她誉为“最成熟的马华女作家”然而，这个观点被诗人与平权运动者刘艺婉认为有贬低女性之嫌并认为她“比马华男作家优秀许多。”<sup>4</sup>，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对于她的肯定。贺以往的创作都是短篇，

---

<sup>3</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封面页。

<sup>4</sup> 〈刘艺婉/介入贺淑芳的介入书写〉，燧火评论，2014年10月4日，<https://www.pfirereview.com/20141009/>。

《蜕》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篇小说与其他 14 篇同样由马华文坛成熟优秀的作家创作的小说竞争，并从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台湾国艺会首届马华长篇小说补助。<sup>5</sup>

《蜕》以 513 事件（也被称为“吉隆坡骚乱”）为核心进行创作，1969 年 5 月 13 日马来西亚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暴乱事件，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显示，1969 年 5 月 13 日当天有 196 人死亡，180 人遭遇枪伤，事件使 6 千人丧失家园，753 所建筑物被破坏，211 部汽车被损毁，超过 9 千人被逮捕，其中 5561 人被控上法庭。<sup>6</sup>然而民间与学者对官方给出的数据大多表示存疑。柯嘉逊博士就有提到“从解密文件来看，真实的伤亡人数，比起官方的数据要高得多”<sup>7</sup>，但无论是从官方给出的数据，还是解密的文件看来，不能否认的是死伤的大多都是华裔，巫裔只占其中的少数。关于事件的成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 1969 年大选后反对党支持者举行大规模游行时对联盟（后来的国阵）支持者做出挑衅导致暴乱，有人说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预谋，官方给出的说辞指这是一场多元族群社会中自发的暴乱<sup>8</sup>，然而，这番说法实在难以说服许多的民众与学者，柯嘉逊认为这场暴乱的目的是方便由当时副首相拉萨所带领的组织（国家行动理事会）进行政权更替，经过有组织的策划预谋而成的，而保安部队的不公正与缺乏专业水准的行动，任由了暴徒滥杀华人。<sup>9</sup>事件后，国会停止运行近两年，直到 1971 年二月国会才开始重新运作。马来人特

---

<sup>5</sup> <贺淑芳获台湾国艺会首届马华长篇小说创作补助>，e 南洋，2017 年 11 月 8 日，<https://www.enanyang.my/%E5%89%AF%E5%88%8A/%E8%B4%BA%E6%B7%91%E8%8A%B3%E8%8E%B7%E5%8F%B0%E6%B9%BE%E5%9B%BD%E8%89%BA%E4%BC%9A-%E9%A6%96%E5%B1%8A%E9%A9%AC%E5%8D%8E%E9%95%BF%E7%AF%87%E5%B0%8F%E8%AF%B4%E5%88%9B%E4%BD%9C%E8%A1%A5%E5%8A%A9>。

<sup>6</sup>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 解密文件》（八打灵再也：Suaram Komunikasi, 2013），页 7-8，Leon Comber,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88), 71.

<sup>7</sup> 柯嘉逊，《513 解密文件》，页 53。

<sup>8</sup> 柯嘉逊，《513 解密文件》，页 27。

<sup>9</sup> 柯嘉逊，《513 解密文件》，页 73。

权在这之后得到的加强，大学入学实行固打制，提升土著持股比例，“马来人具有主导地位”的观念开始浮现。

这段惨痛的历史依然不时会被搬上台面，政客利用此事件来玩弄人民，试图煽动仇恨，来巩固自己的权位。但显然 2018 年 5 月 9 日马来西亚的第一次政权更替已经证明了这种手段已经开始无效。人民开始愿意去谈论有关的事件，让这段历史不再空白。

## 第二节、前人研究回顾

截至今日为止（2023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在笔者的搜寻范围内，能找到与《蜕》文本直接相关的资料只有寥寥几篇，网络上的文章有刘雯慧〈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sup>10</sup>张锦忠的两篇〈事后静不下来——书写五一三与贺淑芳的小说〉<sup>11</sup>、〈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sup>12</sup>以及其他两篇作者不详的评论〈至今，依然无法说——读《蜕》〉<sup>13</sup>及〈《蜕》：用书写慢慢贴近历史〉<sup>14</sup>。线下渠道方面，笔者接触到相关研究资料只有来自《蜕》两种版本不同的序文，分别是马来西亚版由黄琦旺所书写的〈重写半开而谢的身体〉<sup>15</sup>对文本中的碎片化叙事进行探讨，黄琦旺认为“五一三事件本是一则现实

---

<sup>10</sup> 〈刘雯慧/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星洲网，2023 年 8 月 7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807/supplement/4890309>。

<sup>11</sup> 〈张锦忠/事后静不下来——书写五一三与贺淑芳的小说〉，当代评论，2023 年 8 月 15 日，<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3/08/15/1-536/>。

<sup>12</sup> 〈张锦忠/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星洲网，2023 年 8 月 7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807/supplement/4890250>。

<sup>13</sup> 〈至今，依然无法说——读《蜕》〉，VOCUS，2023 年 8 月 3 日，<https://vocus.cc/article/64cbbd08fd89780001d38647>。

<sup>14</sup> 〈《蜕》：用书写慢慢贴近历史〉，雾中风景，2023 年 8 月 3 日，<https://hypochondrialovehersway.wordpress.com/2023/08/03/%e3%80%8a%e8%9b%bb%e3%80%8b%ef%bc%9a%e7%94%a8%e6%9b%b8%e5%af%ab%e6%85%a2%e6%85%a2%e8%b2%bc%e8%bf%91%e6%ad%b7%e5%8f%b2/>。

<sup>15</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4。

的可写性文本 le scriptible(虚构与制作),不具有可读性 le lisible(不合理不逻辑)。

来龙去脉被消解,始终测不准。”<sup>16</sup>所谓可写性是罗兰巴特提出的文学观念,即能引起写作欲望的文;可读性则是与之相对的,能让人阅读的,但是无法引起写作欲望的文。<sup>17</sup>巴特认为文本的整体像是破碎的身体,<sup>18</sup>碎片里有着回忆、叙述和意象。贺淑芳捡起这些碎片并把它们组装成一个符合她自己审美的文本,这个过程就像一具零散的肢体被贺淑芳“虚构故事还原时空让它可以复活”<sup>19</sup>。黄琦旺认为《蜕》这具身体最特殊的部分是作者借用《牡丹亭》为其重装和缝合的语境,作者利用这场戏剧来表达因 513 造成猝死、支离和冤屈等事件与情感,而比这些更残酷是随着事件而失去爱欲与梦的人。<sup>20</sup>《蜕》台湾版的序文则有两篇,首先是张亦绚写的序〈近距离与远眺〉<sup>21</sup>,她认为贺淑芳这次“纵身跃入”了一段被噤声、连研究也半空白的历史事件,这是不经过省思熟虑很难做到的,对张而言这段他国的历史,给目前台湾开始聚焦的“文学与历史创伤”主题起到了观摩的作用,有助于台湾目前正在兴起的“历史创伤”深化书写。<sup>22</sup>她说“读过《蜕》我才懂因为‘华人移民’在这段历史(513)中不怎么被当成记忆主体,也几乎不被赋予视角。”<sup>23</sup>贺淑芳补上了这段空白的视角,让《蜕》扭转了历史刻板印象且“以文学技艺转变记忆基模”<sup>24</sup>即改变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记忆模板,血脉、族群或国别便是一个长期记忆基模且往往会强

---

<sup>16</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7。

<sup>17</sup> 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S/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页 1-2。

<sup>18</sup> 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S/Z》,页 156-157。

<sup>19</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5。

<sup>20</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9。

<sup>21</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台北: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页 11。

<sup>22</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 12。

<sup>23</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 13。

<sup>24</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 15。

势地掩盖了其他的记忆基模，贺淑芳改变了她的记忆基模，从她的书写中就可以看出，她跳出了血脉与族群的限制“容纳了更多族群二分外的感怀与见证”<sup>25</sup>张认为《蜕》既近距离诠释了爱恋与生活带来的肉身痛楚，也没忽略远眺历史（或对或错）给定的身份与包袱。

《蜕》台湾版的第二篇序文是由童伟格写的〈小说的在场〉<sup>26</sup>这篇文章讨论“缺席者”所承担的“记忆责任”他认为这一切起源于国家档案局内，1969年“被缺席”的报道档案。<sup>27</sup>幸运的是小说家用自己的方式重现了这些缺失的记忆，童认为“背向历史的真空，这部小说，则让事关历史的书写，有了如实存有的可能性。”<sup>28</sup>文本中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事件的“亲历者”如：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另一种是“缺席者”以萝为代表，前者以各自的经历去描绘这段历史，而后者则证实这些亲历者受到的苦难和它带来的影响及损伤。对缺席者而言这是一段不存在的记忆，它更像是一个“符旨”<sup>29</sup>变相而言使得缺席者成为在场的人，而他们承担的责任便是去修复这段记忆。小说家通过虚构，使小说寄存希望，以小说获得救赎。距离本书正式出版（2023年8月）只有接近五个月的时间，因此目前仍然没有以之为专题的任何期刊或学位论文发表。

虽然与文本直接相关的研究资料有限，但作为文本主要核心背景的513事件，却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得以回顾。首先是与事件相关的专书，由前民主行动党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柯嘉逊博士所著的《513解密文件》。这是一本以伦敦国家档案馆所释放出的513解密文件为材料撰写出的著作，作者研究的解密文件包括事件发生时，

---

<sup>25</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15。

<sup>26</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16。

<sup>27</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17。

<sup>28</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17。

<sup>29</sup> 贺淑芳，《蜕》（台湾版），页19。

身在吉隆坡的外国通讯记者所作的事态发展报道；外国与英联邦办事处关于西南太平洋国家所发出的快讯；英国最高专员署人员的公文急报以及伦敦国家档案馆的机密备忘录。此外，作者在书中也研究了 1969 年大选时联盟与反对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还有在暴乱发生后政权更换的细节及其前因后果，让它成为了解 513 事件不可绕过的一本参考资料。第二本专书是《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这本由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编写的专书中收集了 19 个故事<sup>30</sup>，每个故事都是由 513 事件的亲历者，受难家属所讲述的关于 513 事件在他们记忆中的模样。受访者包括了华裔、巫裔及印裔，他们来着不同的职业与阶层，给读者提供了多方的视角去观察整个事件，本书也是作为《蜕》的其中一本参考资料，因此阅读这本专书，会对《蜕》的故事有更加深化的体验。接下来是由马来西亚国父也是 513 事件爆发当时的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所写的专书“*13 MAY SEBELUM DAN SELEPAS*”以时任首相的视角去了解事件的发展。笔者也参阅了 Abdul Rahman Ibrahim 所写的“*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另外，由前马来西亚警察与出版工作者 Leon Comber 所著的“*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叙述了 513 事件对马来西亚社会、经济和政治所造成的影响。与 513 相关的学术论文方面笔者收集到的有李树枝〈女声\_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廖小健〈马来西亚“513 事件”与“308 政治海啸”的比较——兼论“308 政治海啸”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娄尚《1969 年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及影响研究》，李有成〈五一三的幽灵〉作为了解 513 事件的辅佐材料。

---

<sup>30</sup>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八打灵：文运企业，2020），页 240。

此外，为了对本论文的研究方向，即族群政治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笔者也进一步阅读了相关资料，包括由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李美沁《〈三国演义〉的政治书写》，任娜〈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下的种族与阶级分野〉，李美芹〈论《土生子》的空间政治书写〉，曹琳〈《别让我走》中的生命政治书写〉，从这些专书和期刊中汲取相关知识及经验。

### 第三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组成族群似乎是人类生来的本能，人一出生就像书店里的书被各种分类。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种群让人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群体一旦组成便会被挂上各种标签，白的、黑的、黄的，佛教、回教、印度教，像是便利贴一样贴满了族群中的每个人，而那些和他们不同的，便是异类，（也许）是敌人。迄今为止，华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保守估计已超过两百三十多年，<sup>31</sup>即便从华侨成为华人，这片土地上的压迫却从未停止，而那最深伤疤（1969年5月13日），如今依然烙印在这大地的每个人身上，只是结成的痂让人忘了它原本的模样。在此之前513事件在笔者心里的位置，只是一场半个多世纪前的种族暴乱，于笔者而言，它既不影响日常生活，也在心中泛不起波澜，有的可能只是些许的怒气，和对他的刻板印象。但在阅读完《蜕》与其他相关的文本后，感觉心中似乎多了根刺，许多的话如鲠在喉，是对受害者的怜悯，是对施暴者的愤怒，也是对执政者的鄙夷。在笔者的印象中，513这个字眼似乎不曾在家人的谈话中出现过，但是大选前的囤米囤粮

---

<sup>31</sup> 白伟权，〈碑铭和书写：华人社会文化史〉，《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32。

和对执政者信心的缺乏，在这之后好像都有了解释。此番种种，刺激了笔者继续研究的动力。

《蜕》文中有两大要素让笔者深感兴趣，一是贺淑芳的族群书写，文本里华人的生存空间一直在被压缩，无论是在事件中被针对，还是在事件后被打压，都深深地刻在了族群的记忆中，而笔者将会从族群记忆和事件前后族群的生活状况入手研究这个问题，即族群记忆的建构如何且为何面临困难？这些困难导致族群的生活面临了什么样的变化？二是贺淑芳的政治书写，过去的历史对往后的政治产生什么余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笔者将要讨论的是政府实行的政治政策和文本中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为了探究以上两点问题，笔者决定针对文本里的族群政治进行研究，谈论文本中 513 事件对角色产生的影响与文本世界里事件给政治带来的后遗症，以及贺淑芳运用什么样的书写方式把这些情况呈现给读者。

#### 第四节、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将围绕文本《蜕》进行。文本中涉及的社会议题众多，细细品味之后，必会有颇多的感触，而就如上篇提及的，文本中始终浮现在笔者心中的问题有二。族群与政治。

华人近代的移民潮可以追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被迫签署《中英北京条约》，为了消耗清朝过剩的劳动力，大批华工来到东南亚如印尼和马来亚等地。<sup>32</sup>很多人就此多地生根，成为了马来（西）亚土地上的一员。也从这时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开始建构

---

<sup>32</sup> 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 年第一期，页 72。

了属于自己的族群记忆，可惜的是 513 的爆发让族群的记忆变得残缺，也大大影响了整个族群的生活。

政府在实施政治措施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513 事件之后种族政治的情况加剧，许多种族单元化政策被落实。目的是为了扶持当时近半处于贫困线下的巫裔人口，缩短种族之间的贫富差距。到了如今，有的政策已被取消，但其中有的政策依然被沿用至今。当年这些被实施的政策如今依然影响着各族国民的生活，它所遗留下的问题依然值得被讨论。

本文将会针对观察文本中的族群的记忆的建构和 513 事件前后的生活状况以，同时研究政府实行的政策对文本中角色的影响并进行持续的挖掘，尝试给笔者心中的这些问题一个回答。

## 第五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以文本《蜕》为中心进行讨论，因此笔者将采用下列四项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它们分别是文献调查法、社会历史批评法、文化学批评法以及文本细读法，借此尝试深入对文本的分析。

通过文献调查法，笔者将会以线上以及线下两种方式，针对与《蜕》相关的文献进行搜寻。以线上为例，笔者主要使用 CNKI 中国知网、华艺线上图书馆与马华电子图书馆为主要管道进行检索，通过线上渠道获得的主要文献有：〈女声/身、创伤、种族政治：“五一三事件”的文学叙事及其指涉意涵〉〈五一三的幽灵〉《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以及其他的期刊论文、电子书等。线下方面，图书馆和书局为笔者的主要文献来源，并取得如：

《513 解密文件》《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Leon Comber's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s” Abdul Rahman Ibrahim’s “13 MEI 1969 DI KUALA LUMPUR”等书籍作为研究材料。通过运用这些管道取得的文献，笔者得以增添自身的知识量和书写能力，以便完善本论文。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则让本论文得以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进行具体的阐释，让笔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角色所处环境进行分析，并得以解释文本中的环境对角色造成的影响。<sup>33</sup>以文本《蜕》为例，这种方法可以更加深入了解 513 事件对文本中主人公的行为，情绪，语言等所形成的改变。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生平经历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尤其那些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作品更是如此。”<sup>34</sup>因此，社会历史批评也给了我们通过文本进而了解作家的条件。作家的性格，受过的教育，生活状态，他的过往和现在，都会在她的书写中留下痕迹。由此可见，作者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对其创作都具有直接的影响。文本《蜕》的作者贺淑芳生于 1970 年，显然她不是 513 事件的亲历者，但事件所构成的历史环境，依然在她的生活中产生余波，这些余波不可避免地映射在她笔下所创作的角色，使其变得饱满写实。

文化学批评法是一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文学、综合研究文学的文化性质的一种批评方法。<sup>35</sup>它把文学视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它关注的部分在于文学的文化意义，并且研究文学与人类文化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揭示出文学里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文化学批评不仅仅是关注作品本身，它要求对作品中体现的崇拜观念、价值观念、精神趣味、群体性格等，

---

<sup>33</sup>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73。

<sup>34</sup>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页 76

<sup>35</sup>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页 118。

以及文化符号，如地域风俗、原始仪式、自然意象等有深刻的了解。<sup>36</sup>文化学批评法的运用能够对文学现象中特定民族的文化心理进行探寻，通过对文本中角色的观察，可以看出角色里蕴含的文化特性，展露一个民族的魅力亦或是惰性。此外，文化学批评也可以促使读者观察地域文化的特征，展现文本所在区域的道德、伦理、宗教、法律等价值观念，来展示出地域文化里的内涵。它也可以展示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冲突与变迁，民族的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地，他会随着时间地推移，民族思想，生活环境而发生变化，不同文化之间也会产生冲突，《蜕》里的 513 事件便是文化冲突产生的结果之一。认识文学作品中文化的冲突与交汇，能让我们更加清楚民族自身所在的境地，为民族的未来提供更有价值的启迪。

文本细读法是新批评理论中的一种批评方法，他要求读者对文本中的语言和结构作出细致入微的分析与解释，而不是对文本随意的主观抒发，它要求读者对文字的词源知识，甚至到词的文学、历史或是神话典故都要有所了解。文本细读法会放大文本中的句子和词，并对它们进行揣测，找到里头暗藏的言外之意。同时，仔细地找到文本里的修辞手法，如隐喻、拟人、反讽等。文本细读法看重这些词和修辞地组织结构，要求读者去分析它们所形成的多重含义以及它们如何去支持和文本中的语境意义，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完整的阅读一个文本。《蜕》中作者运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进行撰写，文字必然暗藏着许多待以挖掘的意涵，而笔者将通过细读法尝试将文本中的细节一一地披露，并阐明文本中的各种冲突与张力。

---

<sup>36</sup> 王先霏，《文学批评原理》，页 122。

## 第六节、初步研究成果

本文的初步研究成果专注于前文所提到的两个问题，即《蜕》中的族群及政治问题。

经过研究后，笔者发现 513 事件重创了族群记忆的建构，造成族群记忆上的留白，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版本的五一三事件，但却鲜少有人愿意说出来。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让事件只剩下官方的声音，其余的人唯有缄默，造成新生代对事件少有概念，也加剧了族群之间的分化，事件的亲历者无法从伤痛走出来，见证者对国家与政治丧失信心，族群的后代空有郁闷、愤怒以及不安。所幸的是，有人开始醒觉，去发掘这段历史，填补记忆的空缺。笔者认为，贺淑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凌乱与多重的故事线中，用虚构的书写精确建构了真实的马来西亚华族面对的生活与困境。

政治方面，本论文发掘了埋藏在《蜕》中的种族政治政策包括：马来人特权、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固打制等。这些政策在文本中几乎对每个角色都产生了影响，又或是说这些角色就像是如今整个国家人民的缩影，人才外流，公务员执法不公，不平等的竞争，都在文中有所体现。贺淑芳在文本中对于政治的书写是隐晦的，她并没有开诚布公的讲述这个国家的政治政策，但她笔下写出的情节都能让读者感受到是国家政策的使然，才让文中的人物遭受这些境遇，这无疑是需要高超的书写技巧与熟练的情节构筑才能做到的。笔者认为，这些政策有些效力不足，有些又过于偏颇，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需要政府采取行动，以改善这些政策，否则国家和族群都会形成不良的影响。

## 第二章：族群书写

时至今日为止，各界对于“族群”一词的定义仍然模糊，其中的歧义也是东西方讨论已久的问题。最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20世纪初就提出英语中“ethnic group”指的是主观上相信自己与其他人群拥有同样祖先的群体，原因在于他们拥有类似的相貌特征以及共同的习俗，亦或是拥有共同的回忆。<sup>37</sup>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重视及着手关于“ethnic group”的研究后，许多的学者认为它指的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小部分群体，并非是社会中的主流，导致“ethnic group”一词变得具有十分的排他性，也让少数群体成为社会上的“他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偏见。<sup>38</sup>直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学者质疑这种观点，首先是对“ethnic”的词源希腊语“ethnos”了解逐渐深入，让学者意识到这一词在历史发展中本就是多变的，用于主流群体身上也合乎逻辑，再者“ethnic group”的运用变得越来越广泛，让他的应用逐渐扩散至世界范围，让“ethnic group”与族群的独立性产生联系，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ethnic group”的应用不再局限于少数群体，还有就是对马克斯·韦伯关于“ethnic group”的解释变得更加深入，都使“ethnic group”成为一个更加中性的词语，不再具有排他性。<sup>39</sup>与此同时，在“ethnic group”这一英文术语来到东方后也争议不断，主要问题围绕在“ethnic group”翻译成“族群”是否合适，最初“族群”这种译法源自于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便开始流行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引发了与“民族”一词的矛盾，包括“族群”与“民族”之间有什么关系？“民族”被翻

---

<sup>37</sup> [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页568-574。

<sup>38</sup>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页83-84。

<sup>39</sup>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页85-87。

译成“ethnic group”是否合成立？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还在延续。<sup>40</sup>能确定的是，现如今学界基本对“族群”指的是一群拥有共同习俗，共享同样一段历史记忆，具有共同祖先的群体这点达成共识，并且无论是主流群体或是少数群体，他们都符合被归为“族群”的条件。至于“族群”与“民族”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差异，民族学家徐杰舜给出的解释是“族群”的使用是较为弹性的，运用时较为方便灵活，它可以是一个大群体中的旁系如客家人、潮州人、广东人等，也可以是专指一个大群体如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而“民族”一词则具有政治属性，它与国家政体紧密联系，很多时候在使用“民族”一词时就代表了与国家的立场和利害达成了一致，民族的愿望可以是国家的政策基础，民族的发展时常会形成一个国家，并成为国家续存的重要条件。<sup>41</sup>结合以上论述笔者采用“族群书写”为本章标题，目的是为了明确“族群”在以下篇章中的含义即拥有共同的祖先，同样的历史记忆和相同的文化习俗，同时减少本章中的政治属性，更加专注地讨论《蜕》中族群在面临 513 事件之前到之后的境遇以及所产生的反应。贺淑芳在文本中的族群书写主要聚焦在华族的视角，故事中的三位主人公也都是华裔女性，对于族群之间的关系在文本中也少有体现，这点贺淑芳曾在 3 月 16 号岛读书店举办的讲座解释道，文本的着重点并没有在族群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作者本身的日常生活缺乏与其他族群深入交流的经验，她认为小说需要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上，如果作者缺乏某种接触，那她便无法融入小说之中。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贺淑芳的族群书写展现出优秀又缜密的建构，《蜕》中作者采取碎片化的叙事结构，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本身的写作技艺，而是符合了族群面临创伤时的记忆特征，513 事件作为一场重大的公共冲突事件，每个族群都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刺激，这种刺激会导致受创者的

---

<sup>40</sup> 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 年第 5 期，页 61。

<sup>41</sup> 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 年第 1 期，页 16-18。

大脑认知系统出现障碍，使记忆以零散、破碎的方式呈现。<sup>42</sup>这也就解释了《蜕》中零散、多线的叙事方式从何而来，可见作者在写作时严谨的态度。此类写作手法并非贺淑芳首创，更早期的萧红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两位著名女性作家同样以破碎化的叙事结构为她们的创作特点。<sup>43</sup>贺淑芳有别于她们的地方在于拥有马来西亚独特的多元族群生活环境，使她的书写增添了属于自己的色彩。

## 第一节：《蜕》的族群记忆书写

上文提到，族群的其中一个特点便是拥有共同的记忆，也就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是莫里斯·哈布瓦赫在 1925 年提出的概念，他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代表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如家庭，公司，协会，宗教，族群都有属于各自的集体记忆，一个社会中集体记忆的多少取决于群体的数量，群体中的个体进行长时间记忆的建构，才得以组成群体的共同记忆。<sup>44</sup>这些记忆通过阅读或讲述流传，尤其在纪念活动和节日场合中，人们分享自己或共同的事迹与成就时，便会激发集体的记忆，同样的一旦群体成员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聚集在一起的话，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便会慢慢消失。<sup>45</sup>由此可见，纪念活动和大众节日作为延续集体记忆的其中一个管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群体的凝聚力。除此之外，重大的公共事件也会在参与者的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处于刚刚成年的参与者，有研究支持显示，影响群体成员每一代的集体记忆多数是在他们

---

<sup>42</sup> 徐艳，〈碎片化的记忆与书写——精神创伤理论下的萧红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较研究〉，《东北亚外语论坛》2018年第10期，页19。

<sup>43</sup> 徐艳，〈碎片化的记忆与书写——精神创伤理论下的萧红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较研究〉，页19。

<sup>44</sup>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页39-40。

<sup>45</sup>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页42-43。

相对年轻的时候形成。<sup>46</sup>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代的集体记忆多多少少会有些不同，社会学家巴里·施瓦茨指“集体记忆既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也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穿插式的建构”表示集体记忆能以过去的基础逐步累计组成，也可以通过与过去的直接比对来建构。<sup>47</sup>

读《蜕》时我们会发现故事情节中时不时会插入角色的回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透露着角色曾经的经历，也承载着他们的情感。整部小说就像是一本杂乱无章回忆录，也正因为如此，才让虚构的故事更加真实，小说中断断续续穿插了 48 段左右的回忆，有的是个人历史的记忆，比如宋红欢回忆起自己童年时不受父亲待见的记忆。<sup>48</sup>有些是集体的历史记忆，像是陈桂英和叶阿清都在 513 的前一晚听见强烈的蛙鸣。<sup>49</sup>这些记忆一来推动读者对角色情感的了解，同时也加深对历史记忆的印象，相当于一种族群记忆的建构，比如文中这一段：

“金巴黎，警察好像只是作势冲进去，不用拼搏也不用开火，顺顺利利押一群人出来，关进警队囚车。很多人远远的从对面骑楼下看热闹，大家都说他们抓的都是小鱼仔和未成年少女，重要的台柱与大佬早就避开了，全都是做个样子交差罢了。”<sup>50</sup>

---

<sup>46</sup>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页 51-52。

<sup>47</sup>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页 53。

<sup>48</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49。

<sup>49</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36。

<sup>50</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59。

从中不仅体现了叙事者对执法人员的质疑，同时也显现出族群从历史记忆中对执法人员产生的刻板印象。然而关于 513 事件记忆的建构对于如今的年轻一代族群乃至当年冲突的亲历者来说都是困难的，虽然就像许德发提到的“如果说，‘shoah’是犹太人不可翻译、替代的遭遇，‘五一三事件’经验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同样无可替代”<sup>51</sup>但在官方封锁消息，流言纷起的情况下，群体无法建构一个对 513 事件共同的族群记忆，即使是官方事后发出白皮书试图统一说辞，但每个人心中似乎都有着各种不一样的 513 事件的版本。贺淑芳就在《蜕》里写到“最初，在雪兰莪吉隆坡的文良港，有一个华裔小孩被杀，但当消息传到马来甘榜时，不知怎地，以讹传讹，竟传成被杀死的是个马来小孩”<sup>52</sup>可见族群之间的记忆差距。

从笔者的角度来看，513 事件仿佛让整个社会患上了失语症，让整个事件的意义和表达都出现了障碍，在华人社群尤为严重，基本上马来社群的舆论都是指责华人不接受马来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513 事件让马来领导人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来争取马来人的利益，513 事件开启了马来人激情追求更合理生活而胜利的时代。<sup>53</sup>华人社会方面，由于移民身份的关系，在政治上处于先天不平等的地位，以致于不止是在国家决策前丧失话语权，在对族群记忆的建构上也颇为困难，一来是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大多数华人都较为相信民间流传的事件细节，再者，在政客的操纵和恐吓之下，513 成为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符号，许多人进而选择对此事闭口不谈，甚至极力摆脱与事件的关系，就像小说

---

<sup>51</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 204。

<sup>52</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98。

<sup>53</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页 217-219。

中写到“不要跟人讲家里的事。不用给人知道你是五一三家属，外婆和萝说，讲了也没用。”<sup>54</sup>导致年轻一代几乎都对 513 事件缺乏认知，只知道这是一个动乱的代名词，加上老一辈的恐慌不断传染，很大一部分的年轻人心里对 513 怀揣的只有恐惧与郁闷。笔者认为，避而不谈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持续前进的讨论才能重塑年轻人的记忆，《蜕》中萝的外婆叶金英在入院后就表示：“她要讲，把全部都讲出来，五一三，她要趁自己记得时讲，不能委屈吞咽加诸死人身上的污名。不甘心。”<sup>55</sup>否则整个族群只会处于被阴影笼罩的状态之下，被人压制无法翻身。

## 第二节：以《蜕》观 513 前后的族群生活状态

513 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直接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各族群的生活，《蜕》中的三代人就很好地体现了事件发生后族群生活的变化。先谈叶阿清这一代，作为故事中的第一代主人公，513 事件发生时叶阿清正值青年，这点从故事中叶阿清的生活作息就能看出来，她会去上夜学班，然后在下班后和朋友友梅一起去参加工会活动。<sup>56</sup>就如上一节提到的，多数人对在年轻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会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所以叶阿清可以说是文本中对 513 事件印象最深的主人公。从叶阿清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在 513 事件发生之前，华族在对国事表现出的兴致是高涨的，像是劳工党抵制全国大选，也可以看见萧思莲抨击资本家压榨员工。<sup>57</sup>这些表现都是 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后各族群争取各自权益的现象，这期间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时刻面临着挑战，华族抱怨马来人主导的政治和行政，巫族则认为华人

---

<sup>54</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22。

<sup>55</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40。

<sup>56</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32。

<sup>57</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32-33。

掌控国家经济<sup>58</sup>，族群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就像《蜕》中看到的马来人让华人回唐山，华人让马来人回甘榜

“去林芭，拾柴，跟马来人吵架，一来一回。tak tau Melayu balik Tongsan. (汝不识马来语，回唐山。) lu tau Cina kah? wa balik Tongsan lu pun balik kampung. (汝懂华语吗？我回唐山，汝也（得）回甘榜)”<sup>59</sup>

并且 513 事件之前族群间就已发生流血冲突，如宋万波被人追砍<sup>60</sup>。这一代人通常是 513 事件最直接的受难者，他们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落下残疾，有的人坐了十几年的冤狱。这些人是事件的亲历者，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这起事件都给他们留下最直接的创伤，大多事件的幸存者都选择对事件闭口不谈。这种现象被称为幸存者内疚（survivor guilt）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一个人从潜在的致命创伤中幸存下来和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他人死亡等等。<sup>61</sup>文本中的叶阿清、叶金英、未、贾米尔的父亲和雅各身上都有这种现象。后果是导致这代人难以从事件中走出来，也因此他们的想法会一直停留在过去，就像雅各到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依然认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并无过错<sup>62</sup>。庆幸的是，也有人像叶金英那样在暮年时跨越自己重新面对过去。

---

<sup>58</sup> 赛·胡先·阿里著、姚文杰译，《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和谐与冲突》，（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5），页 52。

<sup>59</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46。

<sup>60</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48。

<sup>61</sup> 厉舒晴、孙洁、吴和鸣，〈幸存者内疚及其心理机制研究进展〉，《医学与哲学》2021 年第 10 期，页 49-51。

<sup>62</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55-260。

文本的第二代主人公是叶阿清的侄女陈桂英，513 事件时处于青少年时期，虽然她同样经历了 513 事件，但她更像是一名见证者。她目睹了外婆一家在事件中遇害后的惨状，军队与警察如何不公，父母以及亲戚朋友在事后如何直接或间接受创和直接感受到了族群关系的变化。同样的，桂英这代人仍然深受 513 所带来的恐惧影响，这些见证者也如叶阿清那代人般对事件抱着逃避的态度，他们中有人像阿斑那样离开这个国家<sup>63</sup>，也有人像美姬那样丧失了对政府国家的信心，比如文中就提到“政府很坏啊，我不相信政府。美姬说。人想要显示权力，就会找弱者来欺负。”<sup>64</sup>。这点从 513 事件后的第一次大选即 1974 年全国大选就一目了然，数据显示 1969 年实际投票人数有二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五十九人到了 1974 年实际投票人数下降至一百八十四万一千九百五十一人。<sup>65</sup>杨建成指出华族在 513 事件后对马来西亚国会民主已经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萝则是文本中的第三代主人公，作为桂英的女儿，513 事件对萝来说已然是一个历史事件，但 513 的余波依然对她这一代人造成了影响。萝这代人并非 513 事件的亲历者，因此他们对 513 事件的认知大多都来自于老一辈的灌输，而许多老一辈尽量避而不谈的态度让这代人对整起事件一知半解，而陷入无处发泄的郁闷之中，他们对眼前的不公感到愤慨却又无可奈何，就像萝为 C 争取工作那样<sup>66</sup>。“”他们清楚知道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却又无

---

<sup>63</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15-123。

<sup>64</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67。

<sup>65</sup> 杨建成，《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一九五七-一九七八》，（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页 316。

<sup>66</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28-233。

法改变从萝和贾米尔的对话就能感受到这点<sup>67</sup>同时，这代人在 513 事件上已经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就如贾玛尔会和父亲雅各对 513 事件展开争论，如下两段“**错的事情哪里会有一大群人一起做呢？**”、“**很久以前，贾玛尔已经回答了他，如果是本来错的事情，就算很多人一起做，也是不会变正确的。**”<sup>68</sup>。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的人对 513 的历史有着更加清晰的认知，并勇于言说属于自己的看法。

### 第三节：小节

本章讨论的中心在于贺淑芳在《蜕》中如何以文本中人物的记忆去建构族群印象中的 513 事件，其中笔者认知到面对这段惨痛而又残缺的历史，记忆的重构困难重重，作者在面对这种情况时选择以虚构历史的方式，填补这空白的过往。这种做法不单单是为了文本的续写，也是为了唤起那些事件的亲历者，希望他们能重新面对这段黑暗的历史，唯有正视它，才能纠正那些错误和已经习惯了错误的人们。文本中的族群生活尖锐又坦荡荡的告诉了读者 513 到底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还有那些如今还存在的毒瘤，还在等待着被治疗。作者用文本中三代人的时间告诉读者，513 事件至今都还未结束，国家依然被它的阴影笼罩，大众力所能及的也许只有不断提起，才有机会拨开这阴霾。贺淑芳在处理文本中每个人物的情感都是细腻的，她深度挖掘了 513 事件对文本中每个人物带来的波动，进而让读者了解到整起事件对于整个族群产生的震荡和余波，无疑是在族群书写中取得相当的成就。

---

<sup>67</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42-244。

<sup>68</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50。

### 第三章：政治书写

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苏珊·佩德森在〈今日，何谓政治史〉里有一句话“在所有历史书写形式中，政治史无疑是最不需要自证存在价值的。”<sup>69</sup>很多时候对于一个政体来说掌控了国家就等于掌握了谱写历史的权力，为了巩固以及合理化自己的统治，掌权者在编撰国家历史时，自然会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杜撰。不难联想，这种情况下的国家历史很难确保其公正性。在马来西亚这种情况也不能说是罕见的，甚至明显到能从学校的历史课本中毫不费力地察觉出来，在 2021 年教育部所出版的中学历史课本就被众多学者纷纷批评其中的内容过于以马来人和伊斯兰为中心，其他族群在历史课本中近乎消失，就像把非马来人对的国家贡献直接抹杀，陈爱梅表示华人在开辟锡矿的贡献、印度人在橡胶园的贡献，如何让英国殖民者在我国开拓火车路、铁路和港口这些基本建设的设立，在历史课本中只用了不到三页来叙述，她也说早在前年和去年就有很多不同教育团体意识到这个问题，这课题早已不是新闻。<sup>70</sup>就像陈博士说的，这种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 2014 年，蔡金星就指出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的贡献在历史课本中被弱化，沦为一名辅助者。<sup>71</sup>追溯本源，这显然是马来西亚种族政治政策下的产物，实际上，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问题就如婴儿的胎记一般从国家诞生之初就已存在，而且就像一些会随着年龄慢慢变大的胎记一样，种族政治的问题也日益加剧。贺淑芳在《蜕》中虽然没有很直接地谈论国家政策的问题，

---

<sup>69</sup> 苏珊·佩德森，〈今日，何谓政治史〉，大卫·康纳丁编、梁永安译，《今日，何谓历史？》（台北：立绪文化，2008），页 92。

<sup>70</sup> 郭秋香，〈独家 | “中一至中五历史教科书过于‘马来化’”·学者：无助国民团结〉，星洲网，2021 年 4 月 14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10414/nation/3202649>。

<sup>71</sup> 〈蔡金星：历史课本抹杀叶亚来贡献〉，东方 ONLINE，2014 年 8 月 17 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central/2014/08/17/55150>。

但通过人物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在文本中的遭遇，都能隐约看出国家政策在背后的影子，并且它时刻关联着三代人物的生活。文本的政治倾向同作者的政治意识形态往往是直接挂钩的，再阅览完《蜕》后，笔者认为作者在书写文本时和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华裔群体一样，对 513 事件抱有强烈的受害意识，因此作者在文本中对国家体制的叙述是带有批判性的，比如对政府遮掩历史的批评，对国家体制不公的失望和对政党的不齿，但这并不代表作者对自己国家感到厌恶，而是试图唤醒更多的人去改善这个国家，尤其是对 513 事件的看法，文本讲述 513 事件带来的沉默和由缄默形成的恶疾，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看这件事造成的鸿沟，唯有意识到隔阂的存在才能消除你我之间的屏障，让这起事件化为单纯的历史。本章的讨论将会聚焦在种族政治在《蜕》中如何显现，并且如何对文本中的角色产生影响。

## 第一节：从《蜕》观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

贺淑芳在《蜕》的契子里就已概括这个国家的大致状况“这个国家很保守。学校偶尔请来的女模特儿都得穿上比基尼泳衣。后来安排裸女越来越不方便，就只能请男模特儿。”1957 年 8 月 31 日在国家独立之际伊斯兰被宣布为官方宗教，在马来西亚几乎所有巫裔自出生起信仰伊斯兰教（不排除极少数个例），若想要退出伊斯兰需要经过宗教法庭的裁决，但是几乎都会被驳回。华裔和印裔则享有宗教自由，除非与巫裔通婚就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国家宪法规定巫裔必须信仰伊斯兰教才能被定义为“马来人”前首相马哈迪曾发言若巫裔退出伊斯兰教则必须放弃“马来人”的身份并且不再享有马来人特权。<sup>72</sup>根据宪法马来人特权涉及民事服务公务员的招聘、奖学金的颁发、教育及训练机会，以及准证和执照的发

---

<sup>72</sup> <马哈迪指马来人可脱离回教<br>先决条件：放弃马来人特权>，当今大马，2007 年 5 月 3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6786>。

出，最高元首有权在上述事项保留适当的固打给马来人。<sup>73</sup>许德发表表示这种特权是“由马来亚华人公会与巫统达至的所谓‘社会契约’——以公民权交换马来特别地位——所形成的。”<sup>74</sup>巫裔认为其他族群是在他们这些“土地之子”的允许下才能在这片土地扎根，因此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即说明了华裔在这个国家中沦为次等公民，同样的事情也在印裔社会上演。这要归咎于英殖民政府时期在政治上的“亲巫政策”支持巫裔为这个国家的土著，也吸纳了许多的巫裔加入政府机构。此外，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其他族群想要进入政府系统具有相当的难度，华裔通常被局限在锡矿业或商业领域，印裔则大多在橡胶园区工作，这点在《蜕》中也有相当的体现，比如〈走甩袂〉中就能看到一家大小洗锡米的场景<sup>75</sup>，此举为族群的分化埋下了祸根。法律上，马来西亚有着两套法律系统分别是只针对穆斯林的伊斯兰法和大众通用的民事法，然而这种看似界限分明的法律制度下，依然有些法令条文处于模糊地带，且效力异常强大。比如说 1960 年的内部安全法令可以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扣留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文本中桂英的小姑陈阿芬就曾在这个法令下被扣留了四年。<sup>76</sup>这个法令的前身也就是 1948 年的紧急法令条款，用以对付共产党及其他左翼组织，在这条法令下据说有 3 万 5 千名以上的华人被驱逐出境，57 万华人被逼迁入实施戒严的新村，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管控，<sup>77</sup>许多老一辈的华人都有住在新村的经历比如文本中的桂英和红欢一家，在文中桂英和红欢都分别提到“我住过怡保

---

<sup>73</sup> 赛·胡先·阿里著、赖顺吉译，《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八打灵再也：策略研究中心，2010），页 3。

<sup>74</sup> 许德发，〈分歧的社会正义观？马华巫族群的‘平等’、‘公正’论述与权力争夺〉，《大马华人与族群政治》（台北：联经，2015），页 157。

<sup>75</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44-46。

<sup>76</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07。

<sup>77</sup> 朱自存，〈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官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46。

路、士拉央新村、增江新村、甲洞森林局前的甘榜，”<sup>78</sup>、“九岁那年，她们家搬回新村，”<sup>79</sup>1964年在英政府的推动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成立<sup>80</sup>，成功让由英政府把政权慢慢转移给巫裔政党，虽然马华公会与印度国大党随后与巫统组成联盟，但巫统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在往后的国家行政也被巫裔所控制，种种的因素下，也就让马来西亚的国家政策经常以巫裔为中心且往伊斯兰化的方向发展。

513 事件爆发后，种族政治的情况越演越烈，敦拉萨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接管国家大权，5月15日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停止运作，也就在当天所有的本地报章被勒令停止发行，直到拟好新闻审查条例为止，直到18日一些大报章才得以继续出版，但必须通过新闻管制中心的审查及批准才得以发行，其他小报章则依旧禁止发行。<sup>81</sup>文本中作者如是写到“自从国家封锁了五月暴动的报导之后，人们就阉割掉感觉。此地变成一个不允许悲伤的国家”<sup>82</sup>直到1971年2月20日国会才开始恢复运作，然而迎来的则是更为严峻的族群政策，首先是“新经济政策”要求全国商业界和工业界里必须保留30%的公司股份予以巫裔，还有“国家文化政策”再次强调了国家文化应以土著文化为核心。<sup>83</sup>因此读者可以看到在文本中桂英提到以前他们演的多语剧结业，是因为拨款都去扶持马来剧场了。

<sup>84</sup>“新经济政策”在1990年被撤销，但是往后的政策与其并无太大的差别，其主干内容还

---

<sup>78</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27。

<sup>79</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51。

<sup>80</sup> 赛·胡先·阿里，《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页31。

<sup>81</sup> 许德发，《在承认与平等之间：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页230-231。

<sup>82</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196。

<sup>83</sup> 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官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87。

<sup>84</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170。

是在扶持巫裔经济。此外 1971 年国会恢复后，令人闻风丧胆的《煽动法令》被加强，从人民到享有免控特权的国会议员都被禁止谈论相关的“敏感课题”如：公民权、国语、马来人特权、统治者地位等等。所有在这个国家的人都必须谨言慎行，免得自己祸到临头。

## 第二节：《蜕》中种族政治的影响

基本认识到马来西亚的国家政策与实行的各种法令后，对于理解《蜕》中的各种现象也就开始变得明朗，前面我们提到，在英殖民政府推动与固打制等因素的影响下，许多的巫裔都进入了国家的行政系统，政府部门的办公人员、军人、警察等公务员大多是巫裔。根据报导，2023 年全国公务员人数中巫裔占 75.94%东马土著占 12.41%华裔占 6.62%印裔占 4.14%原住民何其他种族则占 0.9%<sup>85</sup>由此可见，这种现象至今未变，随之而来的便是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可能存在的偏颇。以文本举例，513 事件后从阿斑的视角我们看到“政府逮捕了上千个华人，却没有对马来人暴徒做出任何的惩治逮捕。流氓继续挑衅，经常有许多人继续在各处被殴打”<sup>86</sup>以及在未的视角“看到有一群头绑红布条黑布条马来男人，四五个，手持木棍、巴冷刀，跑过马路，军人却只是喝止他们，叫他们离开，没有开枪”<sup>87</sup>而逃跑的华华裔却成为射击目标，<sup>88</sup>还有那些四处纵火却总是抓不到的犯人，<sup>89</sup>无一不透露着执法人员的包庇行为。这种行为在柯嘉逊的《513 解密文件》中也有被当时在场的英

---

<sup>85</sup> <大马公务员达 101 万人华裔占 6.62%>，星洲网，2023 年 10 月 30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1030/nation/5093465>。

<sup>86</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17。

<sup>87</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79。

<sup>88</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78。

<sup>89</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30。

国官员目击。<sup>90</sup>除此之外，文中还提到法律的效力在巫裔的身上可能较弱，文中那些欺负宋万波的人“只判刑一年，可能还会更早释放回来”<sup>91</sup>以及阿斑因为华裔父亲的原因又不能证明母亲是原住民，以至于无法享有政府安排给原住民的工作，最终被迫背井离乡。<sup>92</sup>想阿班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再少数，资料显示，2023 年马来西亚约有 186 万公民在海外工作，华裔占其中的 75%西华古玛表示“更好的薪金、认可和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拉力因素，国内也有一些推力因素，因为这些推拉因素，他们离开（马来西亚）了”。<sup>93</sup>文中的阿斑再离开前的心理状态就能证明这点

**“留在这里，每天蹲着烧焊，我只是我所不能成为的人。如果他人就是镜子，我从无数镜子里看见的自己，不过是个多余人。从现在开始，我接受命运：离开，像颗尘埃，自由，随机运而行，反正哪里都不稳，走远点，却可能有机会。”<sup>94</sup>**

政治政策导致的心理不平衡，多多少少在其他族裔的心中都会感到委屈，可即便如此，在法令的限制下，敢于言说的人寥寥无几，就如文本中写的：

**“即使现在，回忆起来，5 月 13 号以及之后，文武百官轮流上阵，为了一些权力斗争，写专栏，拼命解释，却只有一方声音，不正像一场单声音剧？只有一方人可以出声，他**

---

<sup>90</sup> 柯嘉逊，《513 解密文件》，页 46。

<sup>91</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63。

<sup>92</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20-122。

<sup>93</sup> <【独家】多达 186 万大马人在海外工作政府加强力度吸引人才回流>，东方 ONLINE，2023 年 7 月 22 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3/07/22/581968>。

<sup>94</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122。

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华人一片沉默，没有人能开口解释，只能沉默地报导。”<sup>95</sup>

因此许多人选择离开这片他们生长的土地，这点从数据上就能证明，1970 年华裔人口占 34.1%印裔人口占 9%，<sup>96</sup>到了 2023 年马来西亚统计局显示华裔占总人口 22.6%印裔占总人口 6.6%<sup>97</sup>可见情况的严重性。除了人口流失，上文笔者也提到种族政治使得其他族群对国家丧失信心，因其他族裔无法平等地竞争。比如萝和 C 的处境：

“但她们都明白，实际上，在现实里，她们是无法竞争的。一个位子消失了，以后就不会补充回来，给非马来人的名额总是有减无增。她们已经听过很多这种例子。连国立大学教了许多年的老师都是这样，一旦一个华人离职，给马来人填进来，以后这个位子就不会请华人来做了。”<sup>98</sup>

这种情况下，族群之间的分化根本无法取得有效的改善，反而只会加重互相之间的偏见，偏偏族群之间又缺乏沟通的平台，各自积压着不满的情绪，再加上政治人物时时的煽风点火，让情况越加恶劣，族群之间更加不愿与对方接触，加深各自的偏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

<sup>95</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00。

<sup>96</sup> <大马华裔人口比率较十年前跌 1.3%50 年来下降超过 10%>，诗华日报 ONLINE，2022 年 2 月 14 日，<https://news.seehua.com/post/802206>。

<sup>97</sup> <Demographic Statistic, Fourth Quarter 2023>,MINISTRY OF ECONOM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OFFICAL PORTAL,2024 年 2 月 14 日，<https://www.dosm.gov.my/portal-main/release-content/demographic-statistics-fourth-quarter-2023>。

<sup>98</sup>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31。

### 第三节：小节

《李特报告书》在 1957 年 2 月 21 日发表时曾建议政府独立后 15 年后对联邦宪法第 153 条的马来人特权进行再检讨，然而这项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虽然偶尔还是会有声音出现，敦促政府对这项条款进行再检讨，但最终不了了之。近日，现任首相安华表示“政府不会检讨联邦宪法包括阐明土著特权的第 153 条款。”<sup>99</sup>让这个议题再次被高高挂起，悬置再那个又显眼，又没人管的地方。这章写完，笔者思考的是，政府在族群单一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实行了那么多针对单一政治的政策，是否真的有让应该受惠的人获得帮助？他们的生活是否真的有被改善？赛·胡先·阿里在其著作中谈及新经济政策时就提到

“当然，有一小撮马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其中有几位成了百万富翁，可是，农民当中的贫困问题依然未获得解决。的确，贫困发生率减低了，可是贫富之间社会经济不平等鸿沟却扩大，族群之间和族群内部都是如此。”<sup>100</sup>

随后他补充到“新经济政策主要造福本来就占有特权地位的一小撮人，也就变得更明显了”<sup>101</sup>也就是说在这个政策中，即使是特权群体，也只有少数人受惠。笔者认为，政府实行的政策在短期上看确实能使目标的群体受惠，但是也只是缓兵之计。需要意识到的是，如今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国家之间也在暗中的较量，这些政策能否提升族群的竞争力，

---

<sup>99</sup> <安华：政府不检讨联邦宪法包括阐明土著特权的第 153 条款>，星洲网，2024 年 2 月 20 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0220/nation/5404252>。

<sup>100</sup> 赛·胡先·阿里，《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页 106。

<sup>101</sup> 赛·胡先·阿里，《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页 106。

笔者认为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特定族群的人才确实外流中，这情况显然是对国家不利的。并且需要政府予以重视，否者民族乃至国家在往后的竞争中，可能会面临弱势。贺淑芳的政治书写尖锐地揭开了这个国家的遮羞布，批判当下正在实行的政治政策，目的就是让国民醒觉如今政治环境的危害，就像她在〈第一幕剧：蛾眼睛〉里写到那地板倾斜的房子时提到：

“本来是长方形的鸽子楼，几十年下来，逐渐变成歪歪的了。我们必须适应这份不平衡的感觉，因而学会了歪歪地站着、坐着，无论洗澡还是做饭，日子久了，我们体内的骨头叠扭扯拉地重组过，直到我们都觉得这样的生活也可以，且习以为常。”<sup>102</sup>

《蜕》的出现正是为了让我们忆起，那份倾斜的房子，其实应该被修正，而不是让住在房子里头的人去习惯倾斜的房子，因为如此以往这栋倾斜的房子终究会倒塌，房子中也无人能幸免。贺淑芳的政治书写是值得被肯定的，唯有让更多的人醒觉，才能推动政治环境的变化，《蜕》可以说是作出了一份贡献。

---

<sup>102</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65。

## 第四章：结语

本论文以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为中心，从文本中研究马来西亚历史上最严重，影响力最大的种族冲突事件“513 事件”对族群与政治的影响。贺淑芳用其一贯尖锐的笔锋，以多人物，多视角的书写方式拼凑出一个“世界末日可能就已经来过了”<sup>103</sup>的国度，还有那些经历过世界末日的人心中无法忘怀的痛楚，以一段段的回忆在读者的面前呈现出来。贺淑芳在文中用三代华裔女人为主要视角去叙述，同时也填补这段残缺的历史，贺淑芳详细构建了每一代女主人的生活，他们所遭遇的事件，所接触的人，和内心的所思所想。也因此笔者得以从中观察到华裔族群在文本中的处境和生活状态，让笔者有机会分析和意识到族群的记忆在建构 513 这段历史上所遭遇的困难，以及在现实中族群的生活如何被一段超过半世纪的历史所左右。贺淑芳的族群书写构建了一个相当写实的华裔社会，她写出了那一直以来不可言说的故事，用文字揭露了族群正在面临的困境。与此同时，根据作者在文本中描绘的生活情景，让读者从虚构的文本中看出现实生活的政治政策对族群以及国家的副作用，种族政治是如何对其他族群不公，造成国民对国家政府丧失信心，从而选择离开这个国家，以及让笔者意识到政策的实行是否真的对改善目标族群有帮助抑或只是饮鸩止渴？由此看出，贺淑芳的政治书写成功让读者意识到国家政策产生的弊端，从而给未来多一个改变现况的机会。结合上述种种来看，马来西亚在族群和谐的问题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必须正视国家的现状，加以深思如今的政策是否适合现在的国民生活？以及揭开过往的遮羞布，让社会可以见证历史的全貌，唯有继续讨论才能改变人民记忆中对这道伤痕的印象，有些伤口无法修复，那唯有在未来尽力避免。只

---

<sup>103</sup> 贺淑芳，《蜕》（马来西亚版），页 247。

有看清之后，才能消除人与人的间隙，对未来建构一个马来西亚民族才有希望。

(总 18188 字)

## 书目

### 专书

1. 贺淑芳, 《蜕》(马来西亚版), 黑风洞: 大将出版社, 2023。
2. 贺淑芳, 《蜕》(台湾版), 台北: 宝瓶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3. Leon Comber,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Relation Singapore*: Graham Brash (Pte) Ltd; 1988.
4. 赛·胡先·阿里著、姚文杰译,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 和谐与冲突》, 八打灵再也: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2015。
5. 赛·胡先·阿里著、赖顺吉译, 《马来人的问题与未来》, 八打灵再也: 策略研究中心, 2010。
6. 王先霈, 《文学批评原理》,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 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编, 《在伤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个人口述叙事》, 八打灵再也: 文运企业, 2020, 页 240。
8. 许德发, 《在承认与平等之间: 思想视角下的[马华问题]》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9. 杨建成, 《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西马来西亚华巫政治关系之探讨一九五七—一九七八》,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2。

### 专章

1. 白伟权,〈碑铭和书写: 华人社会文化史〉,《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页 32-39。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2. 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官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页 87。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
3. 苏珊·佩德森,〈今日, 何谓政治史〉,大卫·康纳丁编、梁永安译,《今日, 何谓历史?》,页 92。台北: 立绪文化, 2008。
4. 许德发,〈分歧的社会正义观? 马华巫族群的‘平等’、‘公正’论述与权力争夺〉,《大马华人与族群政治》,页 157。台北: 联经, 2015。
5. 朱自存,〈独立前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官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页 46。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

## 译著

1. 柯嘉逊著、杨培根译,《513 解密文件》,八打灵再也: Suaram Komunikasi, 2013。
2. 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S/Z》,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3.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经济与社会》(第一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4.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期刊论文

1. 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页60-70。
2. 厉舒晴、孙洁、吴和鸣,〈幸存者内疚及其心理机制研究进展〉,《医学与哲学》2021年第10期,页49-54。
3. 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页12-18。
4. 叶江,〈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页82-88。
5. 徐艳,〈碎片化的记忆与书写——精神创伤理论下的萧红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较研究〉,《东北亚外语论坛》2018年第10期,页16-21。
6. 庄国土,〈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一期,页69-81。

## 网络资料

1. 当代评论,〈张锦忠/事后静不下来——书写五一三与贺淑芳的小说〉, 2023年8月15日, <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3/08/15/1-536/>。
2. 东方 ONLINE,〈蔡金星: 历史课本抹杀叶亚来贡献〉, 2014年8月17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central/2014/08/17/55150>。
3. 东方 ONLINE,〈【独家】多达186万大马人在海外工作政府加强力度吸引人才回流〉, 2023年7月22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nation/2023/07/22/581968>。

4. 当今大马, <马哈迪指马来人可脱离回教<br>先决条件: 放弃马来人特权>, 2007年5月3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6786> 。
5. e 南洋, <贺淑芳获台湾国艺会首届马华长篇小说创作补助>, 2017年11月8日, <https://www.enanyang.my/%E5%89%AF%E5%88%8A/%E8%B4%BA%E6%B7%91%E8%8A%B3%E8%8E%B7%E5%8F%B0%E6%B9%BE%E5%9B%BD%E8%89%BA%E4%BC%9A-%E9%A6%96%E5%B1%8A%E9%A9%AC%E5%8D%8E%E9%95%BF%E7%AF%87%E5%B0%8F%E8%AF%B4%E5%88%9B%E4%BD%9C%E8%A1%A5%E5%8A%A9>。
6. MINISTRY OF ECONOMY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OFFICAL PORTAL , <Demographic Statistic, Fourth Quarter 2023>, 2024年2月14日, <https://www.dosm.gov.my/portal-main/release-content/demographic-statistics-fourth-quarter-2023> 。
7. 燧火评论, <刘艺婉/介入贺淑芳的介入书写>, 2014年10月4日, <https://www.pfirereview.com/20141009/>。
8. 诗华日报 ONLINE, <大马华裔人口比率较十年前跌 1.3%50 年来下降超过 10%>, 2022年2月14日, <https://news.seehua.com/post/802206> 。
9. VOCUS, <至今, 依然无法说——读《蛻》>, 2023年8月3日, <https://vocus.cc/article/64cbbd08fd89780001d38647>。
10. 雾中风景, <《蛻》: 用书写慢慢贴近历史>, 2023年8月3日, <https://hypochondrialovehersway.wordpress.com/2023/08/03/%e3%80%8a%e8%9b%bb%e3%80%8b%ef%bc%9a%e7%94%a8%e6%9b%b8%e5%af%ab%e6%85%a2%e6%85%a2%e8%b2%bc%e8%bf%91%e6%ad%b7%e5%8f%b2/>。

11. 星洲网, <刘雯慧/记忆与遗忘——谈贺淑芳的《蜕》>, 2023 年 8 月 7 日, <http://www.sinchew.com.my/news/20230807/supplement/4890309>。
12. 星洲网, <张锦忠/成为真正书写的人僵局、困境与贺淑芳的小说>, 2023 年 8 月 7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0807/supplement/4890250>。
13. 星洲网, <独家| “中一至中五历史教科书过于‘马来化’” · 学者: 无助国民团结>, 2021 年 4 月 14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10414/nation/3202649> 。
14. 星洲网, <大马公务员达 101 万人华裔占 6.62%>, 2023 年 10 月 30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31030/nation/5093465> 。
15. 星洲网, <安华: 政府不检讨联邦宪法包括阐明土著特权的第 153 条款>, 2024 年 2 月 20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0220/nation/5404252> 。